

口述史学研究： 多学科视角

陈墨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口述史学研究：多学科视角

陈 墨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陈寒节

装帧设计：朱晓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口述史学研究：多学科视角/陈墨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 - 7 - 01 - 014952 - 3

I. ①口… II. ①陈… III. ①口述历史学 IV. ①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6992 号

口述史学研究：多学科视角

KOUSHU SHIXUE YANJIU DUOXUEKE SHIJIAO

陈 墨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25

字数：300 千字 印数：0, 001—4, 000 册

ISBN 978 - 7 - 01 - 014952 - 3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刷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 65250042

目录

引言 口述史学是什么“学”？	1
绪论：口述历史：个人记忆与人类个体记忆库	1
一、个人记忆及其价值	11
二、人类个体记忆库	19
三、人类个体记忆库的功能	24
四、人类个体记忆库与口述历史	32
第一章 口述历史与档案学	38
一、口述历史与档案学	40
二、档案人如何理解口述历史	45
三、口述历史与档案学的发展	50
四、大数据时代的口述历史与档案学	55
五、现实转型：档案库与档案馆	60
六、口述历史与文化复兴	63
第二章 口述历史与历史学	67
一、历史记忆与知识生产	68
二、集体记忆与权力话语	74
三、公共记忆与历史健忘症	80
四、先知神话、精英传奇、凡人故事	87
五、历史之谜与人类之秘	93
六、口述历史的史学价值	99
第三章 口述历史与社会学	104
一、学习社会学的方法	105

二、社会学调查与口述历史	111
三、知人论世传统的停滞	118
四、社会学中国化及种种问题	127
五、口述历史对社会学有什么用	131
六、口述历史的社会意义	137
第四章 口述历史与心理学	145
一、口述历史中的“罗生门”	147
二、记忆之谜及其鉴别	155
三、记忆探索的一种路径	161
四、心理探索的一种路径	167
五、口述历史与国民性研究	175
六、口述历史与“没有标记的噩梦”	183
第五章 口述历史与传播学	188
一、口述历史的人际传播问题	189
二、口述历史作品的传播问题	197
三、关于口述历史的两个假说	206
四、口述历史作为传播学研究路径	211
五、口述历史、传播学与人学研究	217
六、口述历史传播的伦理问题	225
第六章 口述历史与语言学	233
一、口述历史与会话合作	234
二、口述历史与言语事故	242
三、口述历史抄本：言语与文字	249
四、口述历史与语言学研究	257
五、口述历史与语言人研究	264
六、口述历史与语言危机	271
第七章 口述历史与教育学	278
一、口述历史与家庭教育	279
二、中小学应用口述历史	285
三、大学中的口述历史	296

四、中国高等教育史及其问题	303
五、人类个体记忆库与教育学	314
后记	318

引言 口述史学是什么“学”？^①

口述史学是什么“学”？

这问题看似多余，甚至古怪：这还用问？口述史学，当然是历史学。答案说“当然”，其中多少有些想当然。真正的口述史家不见得这样说，因为他们了解“口述历史涵盖多种学科。”^②因此，口述史学是什么学的问题，不仅值得一问，且需要不断追问。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人能给出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

一

之所以会不假思索地将口述史学归入历史学，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口述历史确实能够为历史学研究提供口碑史料——虽然它还能提供比口述史料多得多的东西，但口述历史在其他方面的信息价值尚未被充分发掘和论证——提供口碑史料的学科，当然是历史学的附属学科或（客气一点）分支学科。

其二，中文读者了解口述历史，大多是从唐德刚教授所做的工作如《胡适口述自传》《张学良口述历史》《李宗仁回忆录》等开始，而唐先生是历史学家；另一个知识信息源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① 本文的前三节，曾以《口述史学是什么“学”》为题，在2014年第8期《当代电影》杂志上发表（第71—73页），收入本书时有文字改动。第四节是新增加的。

② [美]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第2版），王芝芝、姚力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所长郭廷以先生（他是唐德刚的大学老师）及其继任者率领的口述历史团队所进行的系列口述历史访谈，访谈者都是历史学家。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当然属于历史学。

其三，历史学是一个人人皆知的传统学科，毋庸讳言，人类或多或少都有“历史价值崇拜”，即使是对历史无知且不感兴趣、没有历史感的人也不敢对历史学和标有历史价值的东西说三道四；若说口述历史的功能是采集人类生活及其心理信息、具有广泛的社会科学资源价值，只怕反而会觉得口述历史“不是东西”。

其四，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人容易望文生义，口述历史的英文是 oral history 即口头的/口传的历史，其中有历史二字，少有人注意到这一词组中并没有“-ology”这样正式学科的标准后缀。中文加上“学”字后缀，称为“口述历史学”或“口述史学”，这个概念有两种大不相同的解读方式。一种是“口述—历史学”即“口述—史学”即把历史学、史学当成正式后缀，这样就不问而知，它是“历史学”；另一种解读方式是“口述历史—学”即“口述史—学”。后者才是对“学”字后缀的正确理解：口述史学与口述历史是需要加以区分的两个概念，口述史学是专门研究“口述历史”或“口述史”这个事物的学问。

口述历史首先由历史学家倡导并加以实践，这是事实；口述历史、口述史学与历史学关系密切，这也是事实。但这不是事实的全部，更不是问题和答案的全部。首先：口述历史实践者不仅来自多个国家，还来自多个学科。各大洲举办的口述历史会议经常可以将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纪录片制作人和教育家聚集在一起。他们分享方法论的相似之处，也从各自不同的兴趣与方法中相互学习。^①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的会员，也是来自社会的各个行业，有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公民权利团体、医疗团体和宗教团体等。^②其次，在美国，口述历史不是作为一门历史学的分支学科被研究的，反而

① [美] 唐纳德·里奇：《口述历史的世界》，载杨祥银主编：《口述史研究》第1辑，第1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② 杨祥银：《口述史学基本理论与当代美国口述史学》，载定宜庄、汪润主编：《口述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

它成为人皆用之的方法，因为它已经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学、文学、民族学、灾难学、人类学、新闻学、种族学、艺术和医学等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在推动跨学科研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① 再次，在美国高校中，口述历史课程也并非历史系的专利。“人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有自己的田野调查访谈指导，口述历史也可能出现在图书馆系、新闻系或是历史系的美国研究计划中。”相对而言，“设有口述历史档案馆的大专院校，比较能持续地开设口述历史课程。口述历史档案馆的主管往往就教授这类课程，而课内的计划通常就附属在更大的口述历史收藏计划里。没有口述历史档案馆的学校，要找有兴趣开课的学系和教师，通常会比找学生来选课还困难许多。”^② 这说明：口述历史专业课程固然可以由大学历史系安排设置，也可以在人类学系、社会学系、心理学系、新闻学系、传播学系开设，还可以由档案学系、图书馆学系、博物馆系开设。具体由哪个学系开设，关键在于该系教师是否有兴趣且有能力开课。任何新兴学科都是由那些有兴趣且有能力探索新知的人开拓出来的。口述历史是一个跨学科的新兴专业，由历史系老师讲述口述历史，自有历史学的色彩和深度；由人类学或社会学系老师讲述，当然就有该学科专业的特长和深度；由心理学系老师讲述，那就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景。最后，中国口述史家钟少华甚至说：“当利用口述史料的人，将之利用到对历史的考证或说明记录，就属于口述史学；将之运用到对社会上人际群体间的描述，就属于口述社会学；将之运用到人种家族内宗族关系的描述，就属于口述人类学或口述民族学；将之运用到人的信仰情感描述，就属于口述宗教学；将之运用到文艺作品中，就属于口述文学；将之运用到时事新闻中，就属于口述新闻；将之运用到法庭上，就属于口述证据，等等。”^③

① 杨祥银：《口述史学基本理论与当代美国口述史学》，定宜庄、汪润主编：《口述史读本》，第50页。

② [美] 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第2版），第212页。

③ 钟少华：《呼唤中国口述史学腾飞》，载《口述历史》第2辑，王俊义、丁东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289页。

二

换一个角度来提问：若要在大学里开设口述史学专业系科，这个专业系科需要开设哪些课程？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充分考虑口述史学的跨学科性：“在某种程度上，包涵了全部的社会科学。口述历史访谈需要新闻学的采访技巧，受访者的选择需要社会学的社会调查和统计方法；口述历史的转录和编辑需要语言学的表达方式；口述历史的解释需要哲学的诠释学理论和心理学理论；口述历史的收藏需要图书馆和档案馆的编目和保存知识；口述历史的传播需要掌握现代各种媒体的操作方法……”^①不同的课程设计者，或许会有些不同的想法和安排；但无论怎样不同的计划和安排，下列专业课程入选的可能性都会很大。

首先是“访谈研究”。口述历史是通过访谈而获得知识或信息的，是要通过采访人和受访人的密切合作而采集新信息、构建新知识，因而，访谈研究即有关访谈的理论、方法、技术乃至具体步骤，当是口述历史专业的首选课程。口述历史访谈是一种专业性或至少是半专业性的访谈，它与生活中的日常会话并不一样，需要有特定的主题、计划、访谈目标、具体访谈提纲，还要有访谈的专业敏感性等诸如此类的素养和技术。口述历史访谈可以按照规定程序进行技术操作，但若考虑建立口述历史之“学”，当以“访谈研究”作为它的研究起点。

传播学。口述历史访谈，肯定要涉及传播学知识，口述历史访谈人及研究者不能没有人际传播、自我传播的专门知识、经典范例及有关经验；而且，口述历史的成果需要通过相应的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传播，涉及传播媒介及传播方式的选择，涉及电视媒介、广播媒介、书刊媒介等不同媒介及其具体节目制作和编纂的专门知识及技术。所以，它也应列入口述历史专业的课程表中。

语言学。口述历史的访谈，是建立在访谈对话的基础上，而访谈对话要利用语言媒介；更重要的是，无论对口述历史素材做怎样的专业化

^① 杨祥银：《口述史学基本理论与当代美国口述史学》，载定宜庄、汪润主编：《口述史读本》，第44—45页。

研究，通常都需要将口述历史的现场录音转录成文字抄本，凡是有过抄本转录经验的人都知道，口述历史的口语形式与符合我们阅读习惯的文字抄本有巨大差异。语言是一种媒介，文字是另一种媒介，媒介即信息。若没有专业语言、地域方言及社会方言的基本知识，没有对语音、语调、停顿及受访人表情动作的敏感，就难以成为一个合格的访谈人。若没有语言分析的能力，就难以成为出色的口述历史工作者。

心理学。口述历史访谈是与人对话，是采集或挖掘人的生平记忆，是在人的心理层面作业。若没有相应的心理学知识，不能做“知心”人，就很难成为真正合格的采访人，更别说成为口述历史工作的专门家。口述历史访谈工作与矿工工作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不同素质的采访人去采访同一个受访人，其结果可能会有很大不同，甚至有天壤之别。这需要采访人懂得人且有心理敏感性，否则肯定会影响到受访人的合作意愿、回忆的兴趣、谈话的质量，甚至让访谈合作告吹。

伦理学。口述历史是要让人讲述自己的生平故事，采访人的提问需要深入人心，必然可能会涉及个人的生活隐私及心灵秘密。口述历史的访谈过程、档案保存及成果公布形式等都会涉及受访人的人格尊严及其个人权益如隐私权、知情同意权、著作权等。口述历史工作中，随时随地会遇到伦理问题。每个人的隐私界定、隐私保护程度、心理开放及承受能力都不相同，采访人固然可能让受访人黯然神伤或恼羞成怒，但也可在发现伦理新问题、创造新形式。口述历史访谈人需要有伦理意识、伦理知识、经验直觉及处置伦理问题能力。

“质性研究”。并非所有质性研究都与口述历史有关，正如并非所有的访谈都是口述历史访谈，但口述历史可以从其他访谈形式、质性研究中获得方法或思路的启示。口述历史也可以是一种“研究性访谈”，即“一种观点互动，在访谈员与受访者间的互动中建构知识。”^① 口述历史的质性研究可以构建关于人生及其社会生活世界的多种知识，诸如人物传记知识、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心理知识，以及语言知识、传播即互动交流知识、生活经验及其他专业知识等。

① [丹麦] 斯丹纳·苛费尔、斯文·布林克曼：《质性研究访谈》，范丽恒译，世界图书公司2013年版，第2页。

历史学。包括历史学理论、史学研究方法、近代历史、社会史、编史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史等。口述历史为历史学提供丰富的口碑史料，弥补档案文献的不足，增添历史叙事的细节和质感。口述历史讲述的是过去的故事，常常会使用过去的历史语汇，回到过去的历史情境，并且提供有关过去的生活经验或历史反省，需要采访人和研究者具有历史知识、历史眼光及对历史的敏感性。通过口述历史工作，尤其是对社会不同阶层的口述历史采访，可以拓展历史学的视野，增加历史的“声部”，让历史学中有更多细节和质感，有更丰富的经验信息及人学内涵。

社会学。包括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研究方法、社会研究模式等。口述历史是采集个人的生活见闻、人生故事及生平经历，而个人是社会化产物，只有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及其社会关系网络中才能理解个人、界定个人。另一方面，口述历史采访过程本身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研究形式，交流互动、参与观察、现场研究。个人不是孤岛，而是社会关系网络的节点，个人的故事中充满了社会信息，是社会研究的一种有效途径，能够为社会学发展提供丰富的经验资源。要让口述历史的社会学资源中提取社会学的信息和知识，必须有社会学的前知和敏感。

档案学。包括档案学理论、档案流程及管理、新型档案的知识拓展等。口述历史与一般的研究访谈不同的是，它要产生大量的录像、录音、照片、文字（包括转录抄本、采访记录、采访手记、来往书信、电子邮件、双方协议）等档案，需要有档案管理的习惯、方法和技能。大规模口述历史计划，更需要有档案专家的前期介入和管理。口述历史是档案学遭遇的新问题，它是一种新型私人档案，通常又多是电子多媒体档案，这需要口述历史工作人员与档案专家共同面对。口述历史与档案学的因缘还在于：口述历史资源的开发利用不见得能够在当下完成，而每一代人的口述历史却又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因而必须将它们归档。

统计学。统计学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工具。要建立口述历史的数据库，并对口述历史进行大数据研究和分析，肯定需要统计学知识与技能。

数码科技及网络技术与知识。口述历史的大规模发展的可能性，是建立在当代科技发展的基础之上，电脑视频通讯、手机微信通讯等通讯新技术，很可能改变口述历史的常规模式，即可以进行远距离“面对

面”口述历史采访；另外，口述历史的转录及多媒体档案与电子技术、数码科技及网络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为口述历史成果及时归档及多媒体档案的分布式保藏、管理和调取提供更多的可能性选择。而随着口述历史档案不断积累成大数据库——即“人类个体记忆库”^①——则对此进行大规模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更需要掌握最新科技手段。

以上“课程表”，只是对口述历史之“学”一种假设，当然可以有其他假设，无论怎样假设，都可说明口述史“学”是跨学科的，不只是历史学的附庸。

三

再换一个角度讨论。先承认口述历史是历史学的一个新路径，它的目标和功能只是为了寻找并采集历史的真实，作为口碑史料以弥补档案文献之不足，并为历史书写提供生动细节。傅光明的《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众多受访人陈述的关于老舍之死的细节，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而当时并无任何文献记载，即无法核对各人所说的真实性。这就出现了我们要思考和讨论的问题：口述历史采访中若出现了“罗生门”现象，即对同一事件的回忆和陈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怎么办？面对这种情况，口述历史家/历史学家无力单独解决，只能找其他方面的专家帮忙“会诊”，由心理学家从证据心理学角度做出分析，由语言学家从语言分析入手提出自己的看法，由传播学家、行为学家、社会学家以各自专业见识做出自己的判断。

再换一个角度讨论。口述历史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常规形式，是采访人通过提问与应答，采集受访人的生平经历、人生故事及其人生经验。口述历史“学”要考虑的问题是：这种生平讲述有什么学术价值？首先当然要考虑它的历史学价值，其中有不少人是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或见证人，他们的证词不可或缺。其次，我们要考虑它的社会学

^① 这个概念是我提出的，在《绪论》中有专门讨论。

价值，无论是重要人物还是普通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都是现实社会关系网络的一个节点，每个人的社会化信息都有助于社会学的深层思考和精细研究。进而，它还有不言而喻的心理学和人学价值，它是一种个人传记，其记忆与陈述中有大量的心理信息资源。进而，由于口述历史的采访是由采访人和受访人的对话组成，它又有传播学、语言学及伦理学的价值。也就是说，口述历史不仅需要语言学家、心理学家、传播学家及人类行为专家帮忙鉴别或检验，同时它对这些学科专业也会有非常丰厚的回馈。

上述讨论是想说，思考口述历史“学”问题，首先是要澄清“口述历史 = 口述历史学 = ‘口述—历史学’ = 历史学”这一等式的逻辑错误。其中关键是，“口述历史”和“口述历史学”并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做口述历史，通过口述历史访谈、整理和分析获得新信息，是一回事；而“口述史学”则是要研究“口述历史”工作自身及其相关问题，亦即对口述历史这种新型求知路径的本体性质、范围、方法及潜能进行讨论研究，明显是另一回事。

口述历史学到底是什么“学”？答案应该非常明确而简单：它是专门研究口述历史本身的学科。对它的学科范围，也许眼下还不能找到一个准确的、能够被大家公认的界说标准，这也不难理解。虽然口述历史是古已有之的一种知识和文化传承形式或求知途径，但“口述历史”这一概念即正式命名及其学理化、现代化却是20世纪40年代末的事；而“口述史学”则更是一个非常年轻且身份未定的新学科——它的学科建设远未完成，学科理论也还在探索过程中。唐纳德·里奇说：迄今为止，人们远没有充分认识到口述历史运动的深远影响。^①

四

具体的口述历史采访所得，不过是一些个人言语及其表情动作信息，不仅庸常零碎，而且真假难辨。它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这问题的答案，

^① [美] 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第2版），第4页。

取决于另一个问题，即如何才能使口述历史具有文化意义和学术价值？后一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只有经过质性访谈研究及语言学、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会诊辨析，才能提炼出有用的真确信息和科学知识。从根本上说，口述历史工作属于“人学”研究领域，一切都关乎人，关乎人类自知。由于没有“人学”专科，人学知识与语言学、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密切相关；而这些学科的终极奥秘，在众多个体的生命进程及其相互影响，亦即个人的社会—历史复杂互联性；所以，口述历史是人学工程，也是人文与社会科学求知新路径。

上面的讨论，除了想要澄清有关口述史学的概念误解，我还提出了有关口述历史潜力及口述史学范围的假说，同时也简单演示了这一假说的推理过程。学科建设的理论假说成立与否，当然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需要多种学术研究典范案例的验证。我只想说明，口述历史不只是对历史学研究有益，不该由历史学家垄断；口述历史及口述史学的学科建设，实离不开多种学科专家的参与和贡献。我衷心期望，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新兴求知途径，每个相关专业人都有人有兴趣驰骋其上，并从中获得学术回馈；而口述历史之“学”，能够在多个相关学科专家的共同努力下，逐渐显露出其跨学科的大致轮廓。

口述史学是什么“学”？要准确界说，取决于我们的抽象思维能力，也取决于认知复杂度。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将无数个体生平记忆及其言说汇集起来，建立大型数据信息库，口述历史的意义才得完全彰显：它是可从多学科路径提炼开发的、可重复利用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资源。因此，我要提出“人类个体记忆库”这一新概念，并由此展开对口述史学的理论思考和学术讨论。

绪论： 口述历史：个人记忆与人类个体记忆库^①

内容提要：口述历史，其实是采访人对受访者个人记忆的挖掘和记录。个人记忆不仅能提供公共历史信息，还能提供个人生活、情感经历、心灵历程、社会关系、语言特性、个性心理、身心状况乃至记忆方式、记忆能力、表述方式和表述能力等多方面的信息。个人记忆可丰富人类生活的数据信息库，是包括历史信息在内的广义的人文资源，这也是未被认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此，有必要提出建立人类个体记忆库的概念，并把它作为口述历史工作的理想蓝图及长远目标。人类个体记忆库的概念，能够兼容有关口述历史的各种概念界说和路径设计。与人类记忆库联系起来，口述历史的意义、性质、功能及战略价值方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或表述，目标更加远大、内容也会更加丰富。在人类个体记忆库的创意、设计和实施过程中，肯定会遭遇许多问题或困境，需同道协力解决。

关键词 口述历史 个人记忆 生平讲述 大数据时代 人类个体记忆库

现代口述历史虽已实践了60多年，作为一个学科专业，它尚不够成熟，还无法定型，也就难以自立。什么是口述历史？如何做口述历史？恐怕仍需不断追问、不断思索、不断实验、不断讨论并不断接受实践检验。

^① 本章曾以《口述历史：个人记忆与人类个体记忆库》为题，发表于《当代电影》2012年第11期，第85—94页。其修订版发表于《口述史研究》第1辑，第83—10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这一章的主要目标，是提出人类个体记忆库的概念。下文将解释人类个体记忆库的概念，并对这一概念产生的思路及理由进行梳理；进而对人类记忆及个体记忆库的意义和价值进行分析；并对人类记忆库概念与口述历史工作的关系进行分析论证；还会就人类个体记忆库概念的相关问题，作力所能及的分析说明。

一、个人记忆及其价值

我们所说的口述历史，其实并非历史，只不过是个人记忆。受访人的口述中，固然包含公共历史及人类集体生活所历所见和所闻所思，但个人记忆的真实性及可信度或多或少存在疑问。口述历史受正统史家质疑，就是这个原因。

而另一方面，个人记忆中，含有极其丰富的人类生活信息。个人记忆中不仅可提供公共历史史料，更多的是有关个人生活、情感经历、心灵历程、社会关联、语言特性、个性心理、身体状况乃至记忆方式、记忆能力、表述方式和表述能力等多方面的信息。个人记忆可以提供人类生活的丰富数据和信息，是包括历史信息在内的广义的人文资源，是尚未被认知、未被探勘、未经确认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用单纯历史学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个人记忆的口述，很容易会过于窄化、严苛、急功近利，从而大量浪费记忆信息资源。重估个人记忆、个体生平讲述的重要性及其信息资源价值，有助于认识口述历史的潜力及其理想目标，有助于整合各种观念与方法，利于长远规划。由此，有必要提出人类个人记忆库概念。

人类个体记忆库的概念，是指我们自觉地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和方式搜寻、采撷、记录、整理、汇集和保藏人类个体的人生记忆，并逐步建立相应的人类个体记忆档案系统，为人类的自我认知及相关科学研究积累基础数据及信息资源。人类记忆库并不排斥、更不否认既有的口述历史工作及其价值，而是要在口述历史工作的基础上实施扩建工程，拓展视野、建立新观念、寻找新方法。人类个体记忆库概念形成及其理论构想的思考起点，是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思